



與胡適博士論佛法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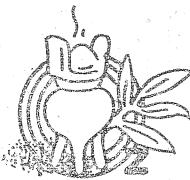
朱鏡宙

胡適博士於前年返國時，寫下了一篇「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」，內容錯誤的很多，當時本刊曾發表過一篇慈引居士的「給胡適的兩封信」，替他指出了一些，並加以解釋。讀者想能憶及。上月編者在臺北拜訪朱鐸民長者，在他那裏又發現了這封同胡適先生論佛法的信，雖時隔已久，但仍有公諸讀者的價值，經徵得鐸老同意，「讀經劄記」暫停一期，將這封論佛法書先行發表。

編者

適之先生史席：山居拜讀大箸「禪宗史的新看法」後，當即奉陳一函，略有論列，不知已收到否？二十日下山，始悉先生業已先三日去美，未獲面晤，用再一言，以補前書之所未詳。佛學浩如烟海，放而言之，有八萬四千法門；約而言之，戒定慧三字，足以盡之。頭陀苦行，在佛當時，即已建立。佛經中曾記迦葉尊者，蓬頭垢面，衲衣百結，狀極委頓，佛見而憐之，語迦葉曰：汝年已耄，色力衰退，可服吾輕暖之服。迦葉不允。佛歎曰：吾弟子中，頭陀第一，迦葉是也！頭陀之行，光頭赤足，衣糞掃衣，日中一食，樹下或塚間一宿，瓶鉢之外，不畜餘物。頭陀行者，何故樂此不疲？非此短簡所能盡。然却不可作爲「毀壞自己」會！迦葉在佛弟子中，壽算最長，即爲非毀壞之證。佛法雖不似世俗過分重視此四大假合之身，衣以文繡，食以甘旨，臥以綢絲之床，居以高樓大廈；但亦時時費歎人身難得。謂衆生失人身，如大地土，得人身如爪上塵，既得之後，時時有自己毀壞之理。釋迦牟尼佛，本是一個人，其所以能成佛，亦賴有此四大之身爲之工具。故未成佛時道以前，還須寶貴此身，其理明甚。苦樂二字，每因主觀情緒之不同，其結論亦異。東方賢哲，大都重視精神解脫，而輕視物質享受。顏子簞瓢陋巷，不改其樂，孔子歎爲賢，是顏子亦可視爲孔門中之頭陀行者，孔子歎美，亦正與釋迦佛之贊迦葉相類似。孔子飯疏飲水，曲肱而枕，樂在其中。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聘猶猶，令人心發狂，足證世俗以爲苦者，之正以爲樂；而世俗以爲樂，在彼賢哲視之，乃是真苦耳。佛家之呵斥五欲，意亦在此。大抵一個貪慾之人，即不至被聲色所俘虜之危險。一個貪財貨之人，即有被財貨所俘虜之危險。好子女玉帛，高梁文繡者，即有被子女玉帛，高梁文繡所俘虜之危險，推而至于好功名、祿位、金石書畫、博奕烟酒等，均可是觀。頭陀行者，衣糞掃衣，則文繡不足以縛之；於衣得解脫自在矣。一日中一食，則山珍海味不足以縛之；於食得解脫自在矣。樹下或塚間一宿，則高樓大廈，乃至鋼絲之床，不足以縛之；於住得解脫自在矣。東方文明，重在精神解脫，故處處教人少欲知足；此與西方以滿足人生欲，東

爲出發點之哲學最大分野處。東方文明之所以停滯不前，西方物質之所以突飛猛進，皆可以此覘之。近代殖民政策之所以成長於西方，世界歷次大戰之所以發動於西方，殺人不可勝數，亦可以此覘之。蓋世間之物質有限，人生之欲望無窮，以有限之物質，應無窮之欲望，結果祇有訴諸戰爭一途耳。今後應如何溝通東西文明，以救一偏之失，當有待于世人之努力。戒律爲佛法根本精神所寄，遺教經云：「汝等比丘，於我滅後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，如聞誦明，貧人得寶，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，若我住世，無異此也」。波羅提木叉華言戒律。此爲佛最後願命之辭，等于世俗之遺囑，其重要可知。戒有五戒，八關齋戒，沙彌十戒，比丘三百五十戒，殺盜邪淫，妄語，酒是。八齋戒爲在家佛徒練習出家生活而設。沙彌十戒，爲初步出家者進爲正式出家者而設。菩薩戒無論在家出家，均可通受。佛教最尊重個人自由，在家之人，不一定要受五戒，祇要經過三自歸手續（即歸依、佛、法、僧，通常稱爲三寶）。即算正式佛徒。五戒之中，亦可先受一戒，乃至四戒，均可由受者量力而行，並不一定要五戒全受。但無論五戒或比丘，比丘尼等戒，既受之後，便要盡形壽嚴格遵守。倘或自覺不能嚴持時，佛亦准許捨戒。如係比丘，可退爲白衣。（印度當時風俗，在家人白衣，故稱白衣。佛弟子自別於俗，衣皆染色，故稱繻衣。）佛說木積喻經時，有六十比丘證道，又有六十比丘捨戒還俗，即其一例。菩薩戒最近人情，絕不強人所難也。惟既不守戒，又不捨戒還俗，佛對此輩，不稍寬假，稱爲獅蟲，意謂獅子百獸之王，無敢或侮，惟一旦自身生佛蟲，則必癟瘦以死，喻佛法在世間，無人能破壞之，唯破壞比丘，方能便俗以梵行爲先，故首重戒姪。吾國比丘，同時兼授菩薩戒，故一律素食，即持不殺生戒也。就斷章取義言，儒釋道多有相通之處，儒家言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，麋鹿興於後而神不移，又言四十不動心；佛家亦言八風（利衰毀譽苦樂稱譏謂之八風）吹不動，不動如大地。儒家之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近於佛家之根律儀。儒家之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，近於佛家之戒與頭陀行。其最大的目的，旨在訓練一個人，使之遇威不憂，逢樂不喜，行之既久，自可由勉強成自然，方能達到不動心之境界。不過儒家偏重世法，語焉不詳；其系統遠不如佛家之嚴密耳。神通有六：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、神足、漏盡是也。前五通外道，耶教及鬼神，亦往往有之。如世俗所稱五通神，及北方之狐仙，與夫風行爲時之扶乩等，每能道破人心之秘密，言休咎亦偶中，皆其例證。然皆見龍阿闍世王，而終於墮地獄，以其未得漏盡通也。漏盡通爲佛法所獨具，惟證阿羅漢果，方能得之。有漏盡通者，可兼得上述五通；而得五通者，大都未必得漏盡通。五通易於退失，惟證漏盡通者，則永不退失。○著者



法宗法師新春開示錄

(第三回)

弟子印心筆記

行已立，生死已盡之故。孔子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耳順，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，或即佛家之所謂宿命、天眼、天耳、他心通也。故神通決非迷信之事，惟佛戒弟子，不許顯示神通（見堅固經）故至今猶守家風，證即偶有證通之人，亦每秘而不宣，不似外道邪衆，貪圖名聞利養，以此爲眩俗驚世之工具也。

三十三天爲忉利天之意譯。此天東、南、西、北、各八天，中爲帝釋天，合之得三十三。佛經說欲界有六天，色界十八天，無色界四天總三界爲二十八層（此依上座部說。一切有部作二十六天。經部作二十七天）。而此三十三天，（即忉利天）乃欲界六天中之一天也。佛經又說地獄大者十八，次有五百，名號各別；次有千百，名字亦別。各各獄中，有千百種業道之器，無非是銅、是鐵、是石、是火。此四種物，衆業行感。（見地藏經）可知天堂地獄，皆由衆生自業行感而成。累積善行，地獄自空。累積惡業，地獄現前。並無神爲之主宰，也無信即得救之事，祇有自力更生，去惡行善，努力向上，天堂自然有你分，誰也阻擋不住。惟善業程度有深淺，故天有二十八。以世法爲喻，有小學生、有中學生、有大學生，還有學士、碩士、博士，此學問程度不同所致也。惡業亦有輕重程度之不同，故地獄亦有千百。以世法爲喻，有勞役，有徒刑，有無期徒刑，此犯罪程度不同所致也。曰：「千百業道之器」，則器由業成，器而無器可知。

三十三天爲忉利天之意譯。此天東、南、西、北、各八天，中爲帝釋天，合之得三十三。佛經說欲界有六天，色界十八天，無色界四天總三界爲二十八層（此依上座部說。一切有部作二十六天。經部作二十七天）。而此三十三天，（即忉利天）乃欲界六天中之一天也。佛經又說地獄大者十八，次有五百，名號各別；次有千百，名字亦別。各各獄中，有千百種業道之器，無非是銅、是鐵、是石、是火。此四種物，衆業行感。（見地藏經）可知天堂地獄，皆由衆生自業行感而成。累積善行，地獄自空。累積惡業，地獄現前。並無神爲之主宰，也無信即得救之事，祇有自力更生，去惡行善，努力向上，天堂自然有你分，誰也阻擋不住。惟善業程度有深淺，故天有二十八。以世法爲喻，有小學生、有中學生、有大學生，還有學士、碩士、博士，此學問程度不同所致也。惡業亦有輕重程度之不同，故地獄亦有千百。以世法爲喻，有勞役，有徒刑，有無期徒刑，此犯罪程度不同所致也。曰：「千百業道之器」，則器由業成，器而無器可知。

約境物方面的道理已經略講完，現在要來談談人事方面了。

在這新春佳節裡，無論自然界和人事方面都有一番維新。所謂上天下地一切萬類都呈現着新鮮明媚的氣象，宇宙彷彿成爲一幅大自然的春景。

因為新春有那麼好，所以一年一度的過年，是極爲人們所歡迎的。因此在於將近過年新舊交換的時候，大家都忙着一切準備歡迎新年。是不是無論那一個家庭，頭一步就是把家裡的每個角落都清掃得乾淨淨，把一年所積集下來的骯髒東西，都清除得一清二楚，把凌亂無用的拉雜東西都收拾得整齊齊。然後將珍貴家寶都拿出來布置一番，長供桌掛了古式繡花，繡龍，繡鳳……的各樣桌圍，或新式西洋綢緞的美麗桌巾，大理石的椅子披着刺繡的大紅綵椅套，案頭上排着寶貴而典雅的花瓶，古盤，以及珍奇的各種骨董品，地板上鋪着洋式的大地氈，到處都生起色彩，維起新來。至於飲食，衣服方面更不消說。這些雖然是表現富貴家庭之氣象，同時却也爲着歡迎新年。就是貧窮家庭的人們，也都能盡力量地去圖個新

、真石、真火又可知。「此四種物，衆業行感」明造業深重之人，其業力之強烈，有如銅、如鐵、如石之堅，如火之猛，故感爲銅鐵石火，則初無此物，因感而有又可知。要而言之：皆明自作自受而已。故雖以父母、兒女、夫婦之親，無法代受。既因感而有，則一切淮心所造更可知。所惜世人未曾讀過半部佛經，遽下結論，誠爲迷信，此在愚夫愚婦之輩，尙可原諒；今則往往出之智識階級之口，尤其自命爲科學家，則實無法爲之曲恕！蓋以此種之態度，完全與科學相違故。聞先生近方致力佛學，用就尊論所及各點，其有稍涉誤會者，略加引申，拉雜上陳，藉爲進一步研討之助。總之天堂、地獄、神通，在佛學上並不佔重要地位，可不必斤斤於此。四阿含（雜阿含、長阿含、中阿含、增一阿含）極富文學價值，梁任公先生，推崇備至。大般若六百卷，義理豐富，此二書不可不讀。如有餘力，則法華、華嚴、大涅槃等經亦當流覽一遍，自可得佛法之全部輪廓。戒律專爲出家二衆（比丘、比丘尼）而設，在家學人，無此必要，故不許讀。禪源諸詮一書，與周易之學，頗有淵源，不知已見過否？日本朝野上下，提倡佛學，不遺餘力，人心風俗，因以丕正，國力亦蒸蒸日上。歐美各國，近亦風起雲湧，努力研求中，先生居美久，所知所聞，誠當較詳。惟吾國朝野，急起直追，毋使此精神寶庫將來亦向西方運回，造成學術界不可洗刷之奇恥大辱，則幸甚！書不盡意，乞恕草草。敬頌撰安。弟朱鏡雷頓首四二、二、一。